

# 关于三峡工程的一些问题和建设

周培源

(全国政协 国家科协 九三学社)

## 提 要

对三峡工程与水利部长办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长江的开发治理应该先干流还是先支流；二是三峡工程应该快上还是缓上。应当说，长江干流与支流的开发建设都是重要的，问题是在我国目前情况下，两者实际上又不可能同时上马，齐头并进。决定三峡工程是快上还是缓上，除了一些具体的技术上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外，最主要的因素是我国的财政承受能力问题。如果硬要上马，势必催化通货膨胀，加剧经济动荡，影响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战略决策的实现；还会对人民群众形成心理上的冲击，以至于影响深化改革所必需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基于这些考虑，三峡工程快上不如缓上。等将来翻两番的任务实现了，国家经济实力增强了，科学技术水平提高了，那时再来考虑三峡工程的修建问题。

1988年9月，全国政协派我率领赴湖北、四川视察团，由武汉市沿江而上，对武汉至重庆间7个市地县的工业、商业、科技、教育、医药卫生、文化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视察，并听取了湖北、四川两省，武汉、重庆两个计划单列城市以及沿途各地方和有关部门的工作汇报。视察团是由182位在京的全国政协委员所组成，其中有很多位知名科技人员，包括少数对国防科技曾作出重大贡献的同志。视察的整个情况已由视察团写出报告。因此，我这里只想就有关长江三峡工程的一些问题，谈谈自己的印象、看法与建议。

由于湖北、四川两省以及所到各地方对建设长江三峡工程的问题十分关注，视察团的很多同志对此也很关心，所以我们在实地考察了葛洲坝、三斗坪三峡工程坝址以及三峡库区的同时，又数次听取了水利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负责同志所作的情况介绍，阅读了大量有关资料，并与长办的同志举行了两次座谈。从座谈会的情况看，绝大多数委员表示出对三峡工程这一重大建设项目既很关心又很不放心的心情，在一些问题上，人们的认识还有很大分歧。这些分歧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上：其一，长江的开发治理应该先干流还是先支流；其二，三峡工程应该快上还是缓上。

**第一个问题实际上是在长江开发的次序上先局部治理还是全面治理的问题。**应当说，长江干流与支流的开发建设都是重要的，问题是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两者实际上又不可能同时上马，齐头并进。因此，四川省提出三峡建设不能走下游受益、上游受损的老路，并一再强调无论三峡工程上与不上都不能放松上游和支流的开发建设，还建议从现在起就着手开发长江上游金沙江、大渡河、岷江的水电资源。我理解他们的态度，显然是不大赞同现在上三峡工程的。在这一点上，四川与湖北之间确有不同意见。舍此不谈。现在有一个值得充分注意的现实问题是，四川省的能源紧缺问题已不能再拖下去了。

四川是一个大省，其人口占全国的1/10，国民生产总值占全国的6.7%，四川的经济发展情况，将直接影响2000年我国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目标的实现。现在，四川省每年缺电达60多亿度，约有40%的用电需求不能满足，企业普遍“停三开四”，甚至“停五开二”，生产能力大量

闲置。可以说，能源问题特别是电力紧缺问题，已成为制约该省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这一问题，确实已经刻不容缓了。

四川是一个资源大省，特别是长江上游和支流丰富的水能资源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它的理论蕴藏量为1.5亿千瓦，可能开发量为0.92亿千瓦，而且有进行开发的良好基础与条件。如果有四川省的努力，加上国家的支持帮助，长江上流和支流的资源开发工期短、投资少、见效快等优势可以很快地发挥出来，解决燃眉之急。

此外，贵州省可开发乌江，湖北省可开发清江和汉江，湖南省可开发湘资沅澧四水。对各条支流的开发，可以较快地解决各地的防洪、发电、航运、灌溉等问题。

相反，三峡工程则不同。且不谈工程技术上的问题是否已经全部解决，即使决定立刻上马，由于它投资多、工期长、见效慢，十几年内只投入不产出，对于实现翻两番的目标也不能起推动作用。甚至可以说，由于它占用大量资金，挤掉了其他本来可以上马的项目，反倒会拖翻两番的后腿。因此，我们在规划部署长江流域的综合开发治理时，对这个重要的问题一定要慎重地考虑。

**第二个问题实际上是上马的条件与时机问题。**在讨论中，不少委员认为，现在还不能说三峡工程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因为三峡工程的技术问题仍然未能全部解决。比如清淤排沙问题，按现在的方案，坝区附近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而库尾重庆一带的泥沙问题则依然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又如航运问题，目前关于修建三峡大坝是促航还是碍航的问题尚有争论。从我们这次实地考察的情况看，葛洲坝只有一级船闸，顺利通过一次约需45分钟。但船闸不能为一二艘船随开随放，要等若干船只齐后统一通过，这样每次就需要几个小时。而三峡大坝又不同于葛洲坝，按现行方案，船只过坝要经过五级船闸，这不仅将使过坝时间大大延长，而且其中任何一级出了问题，都有可能造成这一黄金水道的断航。对这个问题，不少委员表示担心。

再如，在移民费的结算上，现在提出的110亿元肯定打不住。这是因为，三峡水库移民要迁移13个城市和许多工厂，都要在库边山坡上平整土地建设。城市还有许多附属设施是很费钱的。所以现在定的110亿元的移民费是肯定不够的。

此外，对于三峡工程这么重大的建设项目来说，不能只搞一个方案，而是同时还应有一个以上的比较方案，应当比较先建三峡工程后开发支流，还是先开发支流后建三峡工程的方案，才有利于领导机关在决策时做出最佳选择。对此，参加座谈的不少委员表示很不满意。在要不要比较方案的问题上，我主张宁可多花些气力，多下点功夫去做，而不能疏忽不搞，更不能为敷衍局面而拼凑一个纯属应付性的东西，以免将来又留下许多遗患。

最后，还有个工程总的投资预算问题。现在，长办对三峡工程不算利息的投资为300亿元（包括长距离输电线路经费投资总数为361亿元）。如计算部分利息，则需要500—600亿元；再考虑物价上涨后，则需要1,000—1,200亿元。如果在全部投资中考虑利息和实际物价上涨指数，则所需总投资还要多得多。

据长办的一位前负责同志在座谈会上讲，从实际工程量来说，三峡工程是葛洲坝工程的2—2.5倍。但是，三峡工程的机电设备为葛洲坝的6倍，船闸为葛洲坝的5倍，移民为葛洲坝的几十倍。所以委员们听了他讲2—2.5倍都不能理解，因此也不能放心。

**我觉得，决定三峡工程是快上还是缓上，除了一些具体的技术上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外，最主要的因素是我国的财政承受能力问题。在我国目前的财力物力条件下，特别是在物价、工资改革的关键阶段，上马三峡工程这一特大建设项目是不适宜的。如果硬要上马，势必催化通货膨胀，加剧经济动荡，影响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战略决策的实现，还会对人民群众形成心理上的冲**

# 决策科学化必先民主化

田 方

(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

## 提 要

决策过程的科学化应该实行谋断分开，先谋后断。在谋和断的过程中，都应尊重民主，尊重科学，尤其要听得进不同意见。正如万里委员长所说：“所谓决策科学化，首先就要民主化。没有民主化，不能广开思路，广开言路，就谈不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人民的创造智慧，尊重实践经验，就没有科学化。”欲求决策科学化，必先实现决策民主化。

今年3月7日《世界经济导报》头版报道：“一些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沦为‘奉命研究’……决策科学化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文章指出：为什么在经济改革深入发展的今天，明显缺乏科学依据的事情仍然会发生？中国投资咨询公司总经理曹尔阶认为，服务于决策科学化的咨询业，在新旧体制交替的矛盾中，被注入了‘行政’的非科学化的遗传基因，使之徘徊在发展与后退的十字路口。

问题提得十分尖锐，而报道的事实则更令人吃惊。

据《世界经济导报》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两个类似的项目，在厂址布局上本来应同原料工厂建在一起，就地生产，就地使用。现在却同原料分开两地，其结果一是每个项目要多花数千万元投资；二是造成长距离不合理运输，每年浪费运输能力一千多万吨公里，而且运输的是易燃、易爆的高毒液体，途经八九个大城市和主要河流。有什么办法能确保在年复一年的运输中不发生中国的‘博帕尔事件’呢？但是，在没有结论的论证会开过不久，在铁路运输部门仍有异议的情况下，该项目仍然继续安排。……”

---

击，以至于影响深化改革所必需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基于以上考虑，我认为三峡工程快上不如缓上。等将来翻两番的任务实现了，国家经济实力增强了，科技水平提高了，那时再来考虑三峡工程的修建问题。

在这次视察过程中，我多次听地方的同志讲，由于三峡工程长期举棋不定，上与不上几经反复，大坝方案忽高忽低，使库区所在地方的建设发展规划难以确定，项目无法安排，有些优势条件就不能利用，已经严重影响了这些地方的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我感到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为此，建议中央能够尽快对三峡工程作出缓上的决定，并发布安民告示，以利于这些地方已经耽误了三十多年的经济建设，在中央的亲切关怀和省地的积极努力下，能够得到迅速发展。

以上一些想法和建议，不一定完全对，仅供中央和政协领导同志参考。

1988年11月